



失踪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踪者 / 杨晓敏, 乔叶编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(微小说)

ISBN 978-7-5399-7954-0

I. ①失… II. ①杨… ②乔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5786号

书 名 失踪者

编 者 杨晓敏 乔 叶

责任编辑 赵 阳 胡 泊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插图摄影 周宜荣 王 蕾 辛海龙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

插 页 16
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54-0

定 价 3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清水洗尘	聂鑫森.....	001
芒种	赵 新.....	006
大回	冯骥才.....	010
策划	刘建超.....	014
矮五	魏永贵.....	017
摆平	周 波.....	021
稗类	宗利华.....	025
半个瓜皮爬上来	非 鱼.....	029
步非烟	宗利华.....	032
A级供词	陈力娇.....	037
忏悔	孙道荣.....	041
吃羊肉	邓洪卫.....	044
传说	田双伶.....	048
炊烟	王 往.....	052
翠花,上酸菜	夏 阳.....	057

暴走 非 鱼.....	062
稻香 符浩勇.....	067
斗鱼 奚同发.....	071
放羊汉,绕山转 赵 新.....	075
非典型春夜 孙春平.....	079
冯五爷 冯骥才.....	084
隔阂 于德北.....	088
姑姑 李立泰.....	091
桂花桥 田双伶.....	095
嗨啵溜啾 秦 俑.....	100
警察与小姐 刘国芳.....	104
看电影 邓洪卫.....	108
离奇的远行 芦芙荭.....	112
灵犀与顺拐 孙春平.....	115
梦见神舟号 周 波.....	118
密友莫晓丽 红 酒.....	122
摸摸她的痛处 东 瑞.....	126
陌生人俱乐部 秦德龙.....	129
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田洪波.....	133
你独自怎可温暖 符浩勇.....	137
偶然 王奎山.....	141
拼爹时代 孙道荣.....	145

品茶 韦 名	148
清 刘建超	153
去往秋天的道路 连俊超	157
如果没有那只鸟 乔 叶	162
神偷 刘黎莹	165
失踪者 芦芙荭	169
时光 陈 毓	173
糖纸钱 陈永林	177
逃兵 江 岸	180
往事 刘国芳	184
温泉 陈 毓	187
卧底 谢志强	191
行舟因果河 尹全生	194
姓名 连俊超	198
幸福药片 秦德龙	202
有个女孩叫牡丹 谷 凡	206
鱼缸 刘黎莹	210
羽绒服 王奎山	214
怎么证明自己还活着 秦 俑	218
张三水饺 孙方友	222
证明给谁看 田洪波	227
装穷 王 往	231

走不尽的桥	乔 叶.....	234
最后的核雕	聂鑫森.....	238
最佳人选	海 华.....	243
左腿说话	蔡 楠.....	247

这是 1966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古城湘潭平政街“洗尘池”澡堂壁上的挂钟，洪亮地敲了九下。

按规定，澡堂营业到晚上八点就下班了，顾客早已走尽。工作人员也陆续回家了，只剩下浴池班班长于长生和小徒弟张庆在打扫卫生。几个大池子里的水都已放干，池底、池沿也都擦拭干净。原本浴池的顶端有几个雅间，现在紧紧地关着，里面放着木浴盆、小床、茶几，浴盆上安着冷、热水龙头。舍得花钱的顾客可以自己调节水温，可以洗过澡后舒服地躺到小床上，可以请人推拿按摩，可以喝一壶泡好的茶。但这个项目在几天前已经取消了，上级说，只有剥削阶级才有这些臭讲究！

于长生望着那些雅间，惆怅地叹了口气。

“张庆，关门吧，我们爷俩也该歇口气、喝口茶了，今晚轮到咱们值班哩。”

张庆说：“好咧——师傅。”

两个人刚走进店堂，忽见从外面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来。四十岁出头，脸色黄瘦，额头上还有血迹，目光散乱，步履踉踉跄跄，身上的衣服很破旧，特别是膝盖那个地方磨损得很厉害。

张庆吆喝一声：“喂，下班了，明日再来！”

那人收住脚步，小声说：“我……好多日子没洗澡了，今夜好不容易才抽出身来，是否可以……”

于长生几步走上前，把来人上下打量一番，然后说：“您啦，请！”

张庆觉得很意外，不是下班了吗？

于长生对着张庆一扬手，吼道：“关门！”

张庆忙答应：“是。师傅。”

“开雅间，把锅炉烧起来，让客人好好洗个澡！”

来说：“师傅，我……没带这么多钱。”

于长生说：“放心，还是五角！请您先去雅间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沏壶茶来。”

张庆关好门，又去打开一个雅间，再一溜烟去了锅炉房，不久便听见鼓风机呼呼吼叫的声音。

又过了一阵，于长生端着一壶热茶和一个有盖的茶杯，走进了雅间，并顺手带上了门。

来人慌忙站起来，说：“师傅，叫我如何感谢您！”

“坐！快坐！我认识您，您是成龙中学的校长齐子耘先生，我的二儿子就在贵校读高中。我曾经在家长大会上见过您。我叫于长生，活到五十岁倒真的糊涂了，有文化的人忽然都有罪了，怪事！”

齐子耘没有答话，眼睛里闪出了泪光。

“我二儿子昨天回家时，说是参加了什么批斗会，被我用木棍子狠揍了一顿，打得他鬼哭狼嚎，保证再不去胡来了。”

齐子耘小声说：“也不能怪他们，他们太年轻……”

聊了一阵，张庆在雅间外高喊一声：“火旺——水热咧——”

于长生忙站起来，走到浴盆前，先打开热水龙头放水，白色的雾气立刻升腾起来；而后，又稍稍打开冷水龙头。浴盆的水渐渐满了，他不停地用手去试水的温度。这时节洗澡，水要热，但不要烫。

于长生关了水龙头，说：“齐先生，您先洗澡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给您推拿按摩。”

“不，不。我不配，也别连累了您。”

“我不过是个工人，还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于长生走出雅间，顺手把门带拢了。

“张庆，过半小时，给我到隔壁的饮食店去买一碗馄饨来！”

张庆吃惊地望了望师傅，然后说道：“好咧。”

于长生到池子边搬了条板凳来，静悄悄地坐在雅间的门边。

约摸半个小时，于长生听声音就知道齐子耘洗好了，便立即推门走了进去。灯光下，他看见穿上短裤的齐子耘的身上、手臂上，点缀

着一些红红紫紫的伤痕，便慌忙走上前，说：“您请伏在床上。这个项目早就取消了，但我要为您显一显手段。”

齐子耘伏趴在床上，于长生弯腰立在旁边，双手握成空心拳，开始在他的脊背上，小心地绕开伤痕，紧敲轻捶。

“痛吗？齐先生。”

“不……痛。”

拳头忽然停住了。于长生说：“齐先生，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？”

“您问吧。”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您是从学校逃出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您受了许多罪，从您的目光里我看出您很绝望？”

“对。您说这日子怎么熬过去，罚跪、批斗、挨打、游街，没完没了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告诉您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总是这样，而且什么人都可以没有，独不能没有老师！您要咬紧牙挺住，为了许许多多的孩子，好好地活下去。‘天地君亲师’，这个道理是铁定的，假如连老师都不要了，这个世界也就完了！让我冒昧地叫您一声兄弟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齐子耘的肩膀猛烈地抽搐起来，终于压抑不住，伤心地伏在枕上恸哭起来。

“齐先生，像我，还有和我一样的人，把孩子交给老师，心里感激得很啦。”

齐子耘挣扎着爬起来，揩干泪，说：“于师傅，我原本想好好洗个澡，就……现在，我要骂自己是个胆小鬼，是个不负责任的人！这个澡，把我洗明白了。”

于长生抓过一块大浴巾，给齐子耘披上，然后，对着他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。

门外，张庆一声高喊：“小肉馄饨——趁热吃哩——”

第二天上午，“洗尘池”门外的大街上，传来一阵一阵的锣声和惊天动地的口号声。

于长生和张庆从澡堂里跑了出来。

张庆说：“师傅，走在前面的是昨夜来洗澡的那个人。”

于长生说：“那是齐先生，齐子耘校长！”

他看见齐子耘挂着黑牌子，敲着一面锣，从容地走着，脸色很是平静。他的目光又扫视那些戴红袖章的红卫兵，里面没有他的二儿子！

于长生忽然响亮地喊道：“‘洗尘池’有客人哟，里面请——”

芒种

赵新

何乡长到龙湾乡上任第三天，便骑了一辆自行车到乡下搞调查访问，了解此地的风俗人情。何乡长想，我今天下乡也不一定非要到哪个村，我就骑了自行车信马由缰地走，碰上谁就和谁叙叙，碰上谁就和谁谈谈，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这样访谈的结果可能更真实更生动更鲜活一些。

32岁的何乡长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。

农历五月，山花烂漫，杨柳青翠，田野里大片大片的小麦铺出耀眼的金黄，和风中摇出扑鼻的芳香。也不知道走了几里路，也不知道走到了哪个村的地界，正走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，何乡长脸上笑了：原来大路下边的沙土地里有一个戴草帽的老汉正在给花生浇

水，渠水如练，缓缓流淌，活儿不是太忙，正好可以和他聊聊。

何乡长把车子在路边停好，下了那道斜坡，来到了老汉跟前。

老汉 60 多岁年纪，个头不高，形象也很一般：那眉毛有些发秃，那眼睛有些浑浊，那额头有些窄小，那鼻梁有些塌陷。何乡长站在田埂上的树阴里，掏出一支香烟笑道：“大伯，对不起，我忘记带火了，借您的火用用好吗？”

老汉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，大概以为自己也该歇一歇了，就挡好畦口走了过来，那态度既显不出多么热情，又显不出多么冷淡。

在那片浓密的树阴里，何乡长点了烟，如愿以偿地和老汉攀谈起来。

他们谈天时，谈地利，谈风俗，谈人情，谈土地，谈庄稼，总是何乡长问什么，老汉回答什么，谈话的形式很呆板。何乡长很想让老汉问他几句，比如问问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在哪里上班，可那老汉只顾用手去抠脚上的泥巴，抠完了泥巴又把一泡热尿撒进花生地里当肥用，一副“30 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精神状态。后来那老汉就有些迷糊，就忽忽悠悠打起盹来，何乡长大失所望，随即见好就收地说：“大伯，您再坚持一下，我再问您最后三个问题可以么？”

老汉抹掉从嘴角处淌下来的一丝口水说：“想问你就问，我听着呢！”

何乡长说：“大伯，您知道咱们县的县长是谁？”

老汉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！”

何乡长说：“大伯，您知道咱们龙湾乡的乡长是谁？不管前一任

还是这一任？”

老汉又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！”

何乡长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做错了啊，您怎么能够不知道县长、不知道乡长……”

老汉说：“你才做错了呢。我奉公守法，交粮纳税，勤劳致富，又不指望他们提拔我抬举我，我又不走他们的后门儿，我为什么非得知道他们是谁？”

何乡长说：“大伯，那么您看我是一个放牛的还是一个放羊的？”

老汉说：“这个我知道。根据你刚才提出来的三个问题，你是个国家干部，是个官；越是当官的才越说自己是老百姓哪！”

何乡长笑了。为了不再耽误老人家干活，何乡长便和老汉握手，准备告别。老汉蔫蔫地说：“同志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问你三个问题可以么？”

何乡长精神为之一振，忙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大伯您问，您问！”

老汉说：“您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？”

何乡长想了想，说：“老人家，‘五一’节‘六一’节都过了，‘七一’节还不到，今天不是什么节日，您别蒙我！”

老汉说：“今天是芒种节，我蒙你干什么？”

何乡长说：“大伯，芒种节又不放假又不搞庆祝活动，算个节日吗？”

老汉说：“咋不算？农谚讲‘芒种三天见麦茬’，过了芒种就该麦收了，看起来你不懂农时农事！”

何乡长沉吟良久，问道：“大伯，您的第二个问题呢？”

老汉说：“同志，你手里的那根烟是怎么点着的？你说你没有带着抽烟的火，可我刚才解手回来时，你把一根烟点着了，看起来你不诚实！”

何乡长的脸红了，在老汉面前他成骗子了！

老汉把戴在头上的草帽摘下来，拿在手里一边煽风一边说：“同志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何乡长说：“大伯，对不起，咱是第一次见面……”

老汉说：“我叫杨老万，这草帽上不是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嘛，看起来你不会观察问题！”

返回乡政府之后，何乡长就向乡党委书记老马汇报了他下乡搞调查访问的情况，感叹自己今天的教训多么多么深刻。老马说：“何乡长，缘分啊，这杨老万不是别人，他是咱们县杨光县长的爹呀！”

大回

冯骥才

大回姓回，人高马大，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，人叫他大回。

叫惯了大回，反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大回是能人，专攻垂钓。手里一根竹竿子，就是钓鱼竿；一个使针敲成的钩，就是鱼钩；一根纳鞋底子用的上了蜡的细线绳，就是鱼线；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拴在线绳上，就是鱼漂。只凭这几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他蹲在坑边，顶多七天，能把坑里几千条鱼钓光了。连鱼秧子也逃不掉。

甭管水里的鱼多杂，他想要哪种就专上哪种鱼；他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，一对对地往上钓。他钓的大鱼比他还沉，钓的小鱼比鱼钩还小。